

· 专家论坛 ·

中医药传承与现代化：一心二守三传四新

● 孙光荣*

关键词 传承;现代化;中医药

创新同继承一样,是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根本方略。中医药的继承与创新,离不开中医药经典理论原则的指导,也离不开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承,更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

创新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就理论思维而言,创新是建立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新表述;就实践结果而言,创新是获取新发明、新结构、新材料、新产品、新成效。

中医药学的创新,就是要在保持和增辉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前提下,在继承的基础上创建中医的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新表述;就是要在临床实践中获取新发明、新结构、新材料、新产品、新成效。所以,中医药学的创新,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必要的“改进”,而不是不必要的“弃古”;是必要的“固本求新”,而不是不必要的“标新立异”;是必要的“西为中用”,而不

是不必要的“以西律中”。

中医药学的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广义而言,中医药学的创新同样涵盖了中医药的医疗、保健、科研、教育、文化、产业、国际交流合作等各个领域;狭义而言,包括中医的理论体系、临床方法、产品研发等。需要制定和明确创新条件、创新途径、创新机制、创新方法、创新目标。

建议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围绕“中医药传承与现代化”的主题,共同做好“一心”“二守”“三传”“四新”。

“一心”:就是在“中医药传承与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坚守“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这颗初心,不见异思迁,不赶时髦,不好高骛远,踏踏实实实施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文化、科普、产业的每一个专项。

“二守”:一是“守本”,《黄帝内经》等中医药经典著作和历代中

医名家的学术经验是中医药学之本,一句话,中医临床思维是中医的灵魂和根本。在“中医药传承与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定要守本,别把一方一药当成了“本”,更别把体检报告当成了“本”,要坚持“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中医整体思维。真中医是通过四诊审证、审证求因、求因明机、明机立法、立法组方、组方用药这六步辨治程式来诊治疾病的,不是看化验单配个中药方。中医临床实际是千变万化、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不是一成不变,更不是终身服药的。所以,中医强是强在思维方式,这是文化,不是仪器,不能以不切实际的、刻板的所谓规范、标准框定中医思维,更不能以套用、模仿西医模式而制定的规范、标准制约中医思维,否则传承发展就是一句空话。二是“守真”,就是守住中医临床的真正疗效,因为临床疗效是中医的生命力,也就是说“疗效是硬道理”。但是,中医不是百病皆能治、百病皆优于西医,而是必须筛选中医的优势病种,总结、研发临床有效方药。建议开展医疗单位的中医优势病种普查,用大数据确定全国和各医疗单位的中医优势病种,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打中医医

* 作者简介 孙光荣,男,国医大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专家委员会委员、继教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文化分会学术顾问、继教分会第一任主任委员;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培训班班主任;全国第五批、北京市第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孙光荣传承工作室建设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共建中西医结合三级医院和平里医院名老中医工作室建设专家,北京同仁堂中医大师工作室顾问。本刊学术顾问。

• 作者单位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疗优势的品牌,这就是“守真”。

“三传”:一是“传承”,就是要强调中医药经典理论原则和中医名家以及各个流派的学术经验传承。中医学是在几千年、数以亿万计的临床验案中累积、沉淀、发展起来的,最讲究经验、实战及传承,必须通过拜师,从医德、医风、医术、医文四个方面经过“师带徒”才能在临床学以致用。二是“传授”,中医药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法则、基本方法等,通过师承也可以获得,但容易受到流派和个人治学经验的局限,必须通过课堂教学,才能构筑牢固的基础,所以必须大力提高中医药高等教育的传授功能。三是“传播”,中医药文化和中医养生知识技术的普及是传承发展中

医药事业的重要一环,有必要由专业和媒体、企业搭建自学、互学、游学等各种平台,加大中医药学海内外的传播。

“四新”:创新,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医药学要想走在时代前列,就时刻离不开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主要是“理、法、方、药”四个方面的创新。一是中医的天人合一、形神合一的“整体观”、燮理调平的“中和观”、因时因人因地制宜制定治疗方案的“制宜观”、养生健身及未病先防的“未病观”等基本理论,如何吸纳“量子力学”等现代科学理论取得新突破,对于西医学尚未能涉及的“气”“经络”等理论如何进行现代化诠释等,这需要小队伍、大投入、大型

设备来进行长期研究;二是中医诊法、治法的创新,特别是中医临床辨治模式以及四诊中的脉诊、治法中的中医外治法应积极研究,以取得新进展,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特色和优势,但什么是辨证论治始终没有取得公认的诠释,缺乏实质内涵;三是中医组方的创新,经方始终是中医师遵循的经典,但在新环境、新生态、新病种中,经方如何应用,中医组方的君臣佐使传统结构与中药具体配伍如何适应新情况,这都需要创新;四是中药材、中药制剂的创新,包括给药途径和剂型以及种子、土壤、采集、加工、仓储等,在新环境下,如何取得新成果等。

(收稿日期:2019-02-21)

(本文编辑:蒋艺芬)

沉痛悼念我刊学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沈自尹教授!

我刊学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沈自尹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不幸于2019年3月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1岁。

沈自尹教授在中西医结合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威望。曾任复旦大学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校学位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科协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全国中西医结合虚症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第四届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中药审评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及《中西医结合实用临床急救杂志》副总编。1990年起多次应邀赴日本、香港、澳大利亚讲学与出席国际性学术会议。受日本文部省聘请为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客座教授并讲学与科研1年。1995年被评为上海市名中医。1997年10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沈自尹教授是中西医结合学科的开拓者之一,是中西医结合思路和方法、脏象学说和病证关系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率先发现肾阳虚证者存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功能低下和紊乱,并用现代科学方法证实具有特定病理基础,在临床对支气管哮喘、肾病综合征激素依赖等中医药治疗进行研究,开发新药急支糖浆、补肾益寿胶囊、补肾防喘片等。他生前一直心系我刊的学术定位、办刊方向,在我刊创刊之时即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并为我刊赐稿,深受我刊编者、读者的敬仰和爱戴。

(我刊编辑部)